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三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書啓六

荅兩浙提舉趙宣德

岷書

光頓首再拜比見邸報聞先大資少保違去盛世驚惶
惋痛衷懷如割以道遠無便無由發疏致慰昨晚兵人
來忽辱示問并鄭君所爲行狀欲令光作誌文光實何
人望先公名德何啻倍蓰什百鄙獲接待之久蒙知顧
之厚今得論譔盛美自託不朽何幸如之顧以光不爲
人作碑誌已十餘年所辭拒者甚多往歲有孫令以書
見屬欲令光譔其伯父之翰碑光時復書叙不可爲之

故頗詳是後又辭王樂道曾子固等數家皆以此書呈之去年富公初薨光往弔酹其孤朝奉在草土中號哭自擲必欲使光作墓誌又遣人來垂諭至于三四光亦以所以語孫令者告之竟辭不爲今若獨爲先公爲之則是有所輕重厚薄足下試以尊意度之謂光敢爲之乎不敢爲乎此則不待光辭之畢足下必盡察之矣况先公清節直道著於海內皎如列星決不沉沒佗年所以取信於世者在國史列傳豈待光鄙陋之文然後彰彰乎然方今羣公文章高出於衆議論爲人所信者何可悉數足下不求於彼顧遣使者自衢至洛走數千里專以相委荷雅意期待如此之重乃敢仰違尊命俾使者虛返其爲罪戾擢髮有餘所冀大君子聰明通恕知其非可爲而不爲也慙慙恐悸言不能盡

荅武功石令

飛卿書

光啓縣人來蒙示啓事千餘言大指以爲明天子在上帝宜以時起佐萬一以澤斯民不宜專務自逸何足下期待之過而責望之重也捧讀戰悚流汗及踵光聞君子儼人必於其倫仲尼聖人也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而足下語及不肖動輒以仲尼况之此雖甚愚不辨菽麥之人亦不敢當無乃重增不肖之罪而爲足下失言之累乎不可不可光自惟德行文學言語政事一無所長在稠人間僅及下中但事君不敢欺得官非智力所任

者不敢輕受此固爲士者之常守無足言者而世俗間
閭之人遽相與驚恠從而譽之光聞之每踧踖發慙不
自知其何以致之蓋所謂名浮於實者也性戇滯不曉
時務比又苦衰疾不堪治民遂自乞冗員苟竊微祿以
庇身養族天子憐其無佗惡直不才耳而嘗歷事三朝
今雖昏耄無所用不忍棄捐俾之掌留臺道宮月給錢
粟而不責以職事如疲牛老馬尚以莖豆飼之不求其
任重致遠脫其紉鞅縱之林野使之徜徉自適以盡其
天年此乃天子至仁雖天地之覆載滄海之涵容未足
以諭而草木魚蟲無一毫之益以報盛德乃光有負於
朝廷而朝廷實無負於光也光豈敢養高傲世釣名邀
利邪光曾中何所有而足下欲迫之使立朝廷佐下風
邪且明天子在上進賢退不肖褒勤黜惰皆決於掌握
爲人臣者身非已有如金在鎔泥在鈞惟甄冶之所爲
用捨進退豈得自專邪竊恐足下誤信世俗之談而有
是言也願勿以騏驥之皮蒙駑駘之背而策之使一日
千里幸甚幸甚

荅懷州許奉世秀才書

五月四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許君秀才足下去年
十二月懷州人來蒙惠書自爾日欲因王判官寓書報
謝俗事汨沒繼以國喪奔走京師往返殊無暇稽慢之
罪固無所逃光性愚魯自幼誦諸經讀注疏以求聖人

傳家集卷之三
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從之前賢高
奇之論皆如面牆亦不知其有內外中間爲古爲今也
比老止成一樸儒而已鄉屢聞王君具道盛美云道甚
高學甚精孝弟隆閨門名義著鄉里常延頸企踵晞仰
聲采固非一日不意過聽遽詒之話言仍示以所述孝
睦事迹夫孝弟者仁義之實敦睦者政化之本光以是
闕足下之志固不待承顏接辭而後知之矣欽服欽服
夫玉韞窮山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珠潛深淵岸草爲
之干枯足下姑進德修業但恐大名不免彰徹於世勿
病人之不已知也光屬受詔守陳不久留於洛王君多
沿牒在外今日暫見之來旦復出輒走此布區區草率

不悉仍封舊注古文孝經一冊容易上呈庶達鄙志光
頓首再拜

與呂晦叔簡

光啓自晦叔入都及得共事每與僚案行坐不相離未
嘗得伸悃悞雖日夕接武猶隔闊千里也今不幸又在
病告杳未有展覲之期其邑邑可知光平生有國武子
之疾好盡言以招人過遇庸人時或妄發以取恨怒况
至交益友豈敢反懷情不盡乎晦叔自結髮至仕學而
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
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嘿
太過若此際不廷爭國事蹉跌則入彼朋矣願慎旃慎

傳家集卷之三
旃光誠不肖豈敢以憂國爲已任然昨日富家之諭已
上聞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
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

與呂晦叔第二簡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
忠直踈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矯其失
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
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
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爲如何更不煩荅以筆札宸前力
言則全仗晦叔也

荅彭朝議寂書

光啓辱書獎借太過期待太厚且愧且懼殆無所容光
稟性甚愚求道多蔽德行言語政事文章皆不迨人齷
齷廉謹自守而已不意時俗妄加虛名如火附螢如膏
汚衣潛逃湔澣不知所避固微生之不幸未嘗敢取以
爲已也有也屬者朝廷誤賜甄擢俾待罪政府辭不獲命
僂俛就職每內訟非據如藉蒺藜素與足下未嘗得接
聲采之熟陪從容之久乃能不遠數千里教以所不及
非光無似克堪大賜乃足下愛君仁民之志勤懇切至
不暇擇其人之可否而語之也銜荷盛德刻骨不忘謹
當寶藏時取伏讀以自警策庶幾少副萬分之一譬如
駑馬聞騏驥嘶鳴不自量度踊躍躑躅亦欲疾步而從

之殊不知軼景追風雖破骨絕筋而不可及也雖然朝廷近發詔書溥覃四海雖市廛畎畝之民皆得直上封言事足下位爲朝大夫任爲部刺史於朝政闕失民間疾苦願不惜以時上聞俟禁中降出得與諸公評議協同者即行之幸甚幸甚光再拜

荅程伯淳書

光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者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貴父始子厚官比

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

荅呂由庚推官手書

傳家集卷之三
光再啓示諭史院所取文字光前此亦蒙取稟兩朝所
上章疏光以身今尚存難將諫草內授史官但荅云所
上疏內多涉朝廷機密不敢輒具錄上伏乞朝廷於禁
中及中書密院檢尋如有可採者乞下史院修纂今來
先中丞文字又似不同子孫正當發揮前烈垂之不朽
唯於慈壽乞增奉養一事恐當諱避其餘言時政闕失
彈奏大臣等事今日不錄申史院則先公平生事業遂
汨沒矣更希裁度光再啓

貽劉道原

光再拜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訖隋正史并
南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
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
祥談嘲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
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也渠
亦當時見衆人所作五代史不快意故別自私著此書
也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道原
五代長編若不廢功計不日即成若舉沈約蕭子顯魏
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刪次補葺別爲一書與南北史隋
志並行則雖正史遺逸不足患矣不知道原肯有意否
其符瑞等皆無用可刪後魏釋老志取其要用者附於
崔浩傳後官氏志中氏族附於宗室及代初功臣傳後
如此則南北史更無遺事矣今國家雖按定摹印正史

天下人家共能有幾本久遠必不傳於世又按得絕不
精只如沈約叙傳差却數板亦不寤其他可知也以此
欲告道原存錄其律曆禮樂職官地里食貨刑法之大
要耳不知可否如何如何光再拜

荅范夢得

光前者削奏時將謂宮教二年改官不知新制乃須五
年得無却成 滯否慚悚慚悚夢得今來所作叢目方

是將實錄事目標出其實錄中事應移在前後者必已

注於逐事下訖 假如實錄貞觀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傳傳中自鎖告變事須注在隋

義寧元年唐公起兵時破蕭銑事須注在武德四年滅

銑時斬輔公祐須注在七年平江東時擒頡利須注在

貞觀四年破突厥時作皆倣此 自舊唐書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

作長編也請且將新舊唐書紀志傳及統紀補錄并諸

家傳記小說以至諸人文集稍干時事者皆須依年月

注所出篇卷於逐事之下實錄所無者亦須依年月日

添附無日者附於其月之下稱是月無月者附於其年

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於其事之首尾 如左傳稱初鄭武公娶于申之

類及為某事張本起本者皆附事首者也如衛文公復國之初言季年乃三百乘因陳完奔齊而言完始生筮

知八世之後成子得政因晉悼公即位而言其命官得人

產潤色因吳亂而言吳夫繁王為棠谿氏注云傳終言之類皆附事尾者 有無事可附者

則約其時之早晚附於一年之下 如左傳子罕辭王之類必無的實年月也

假使宰相有忠直姦邪事無處可附者則附於拜相時

法但稍與其事相涉者即注之過多不害 假如唐公起兵諸列傳中

有一兩句涉當時者但與注其姓名於事目之下嘗見至時雖別無事迹可取亦可以證異同者月日也

道原云只此已是千餘卷書日看一兩卷亦須二三年功夫也俟如此附注俱畢然後請從高祖初起兵修長編至哀帝禪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禪位以後事於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素紙以備翦開粘綴故也隋以前者與貢父梁以後者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此書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後天祐以前則此等事盡成遺棄也二君所看書中有唐事亦當納足下處修入長編耳其修長編時請據事目下所該新舊紀志傳及雜史小說文集盡檢出一閱其中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

備者錄之彼此互有詳略則請左右采獲錯綜銓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一如左傳叙事之體也此並作大字寫

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違戾不同者則請選擇一證據分明情理近於得實者修入正文餘者注於其下仍為

叙述所以取此捨彼之意先注所捨者云某書云云某書云云今案某書證驗云云

或無證驗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從某書為定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云云今兩存之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假如武

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稱隋義

寧二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稱景雲三年梁開平

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也詩賦等若止為文章

詔誥若止為除官及妖異止於恠誕詼諧止於取笑之

類便請直刪不妨或詩賦有所譏諷如中宗時回波詞

宗時李泌誦黃詔誥有所戒諭如德裕討澤潞以罪黜官

臺瓜辭之類及大政事號令四方或因功誣官以罪黜官

其詔文雖非事實要知當時託以何功誣官以罪黜官

存之或文繁多節妖異有所做戒凡國家災異本紀所

取要切者不可也妖異有所做戒凡國家災異本紀所

強附時事者不須也識記如李淳風言武氏之類及因

而致殺戮叛亂者並存之其妄有牽合如木入斗為朱

字之類不須也相貌符瑞或因實為人所忌或為人所

附或人主好之而諂者偽造或實有而不可信者並存之

其餘不須也妖恠或有所做戒如鬼書武三思門或因

而生事如楊慎矜墓流血之類並存之其餘不須也

詼諧有所補益謂如黃幡綽謂自已兒最可憐石野猪也

告存之大抵長編寧失於繁毋失於略千萬千萬切禱

切禱今寄道原所修廣本兩卷去此即據長編錄出者

恐要見式樣故也甚思與足下相見熟共商榷無因可

得企渴企渴中前寄去晉紀八卷寫淨草者必已寫了

其元本却告分付兒子康令帶來雖未了亦告分付蓋

為今夏遞往南康軍路中遺失却三卷若更失此則都

無本故也其寫了淨草續附遞來不妨鄉所請出魏紀

今令李永和帶去有改動者告指揮別寫及措改目痛

燈下作此書恕其不謹光上
凡有人初入長編者並告於其下注云某處人或父祖
已見於前者則注云某人之子或某人之孫今更寄貢
父所作長編一冊去恐要作式樣并道原廣本兩卷並
告存之向去不便却寄示也

三省咨目

光比日牽強入朝欲與諸公商議數事貢其短拙以求
采擇無何上下馬不得須至在朝假謹具咨目如左當
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不惟刻剝貧民
使不聊生又雇得四方無賴浮民使供百役官不得力
爲今之計莫若盡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民間息肩者什
已七八若慮逐處利害不同即委諸路轉運司及州縣
具未便事理申陳朝廷更爲相度別立一州一縣勅施
行第一不可委提舉司相度彼雖本職藉賴役錢如魚
之有水安肯放免必來沮難無疑也光見欲作一文字
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同心叶力與贊成如此行之
可以除久弊蘇疲民凡法久則難變此法行之已十五

年下戶雖愁苦上戶頗優便常情論議已是非不一若
不於此際決志改之恐異日遂爲萬世膏肓之疾公家
不得用民力貧民常苦富民優矣朝廷今欲整治天下
蘇息疲民先須十八路各得好監司一兩人忠厚曉事
憂民忘私使之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朝廷於本路事
有所不知問之則以實對委之措置則不至乖方然後
可以倚仗爲耳目股肱也苟非其人則百事倒置矣前
日所草監司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不知諸公曾徧見
未若如此可行則早告進呈施行然立格爲易守格爲
難旣出指揮以後願諸公堅執此格勿自隳壞始爲有
益也旱勢可懼若春更不雨必成大饑不可不豫爲之

備國家所賴為根本者莫若農民農民者衣食之原國家不可不先存恤也欲加存恤莫若察其乏食之初早加賑贍使各安土不至流移官費既省民不失業此上策也若已流移官雖多作擘畫散米煮粥徒聚為餓殍無益也為今之計莫若豫先將常平斛斗在州縣者十分中支撥一分充賑貸米委州縣樁管許一面支破常切覺察鄉村人戶有關食者許經本縣投狀據口數多少老小出給粒子每五七日一次赴縣請領口食先從下戶為始縣亦置簿拘管請却之數如此救接直至成熟日方即一切住支却令還納所貸元數更不取利息如此始是實惠弋俊已獲未聞賞獲之者其將官討捕者不無搔擾宜早罷之前日蔡尹來言開封有巨盜朝廷有募人能禽之者賞以班行今既禽之止賞以錢孔子稱去食去兵無信不立聖朝政令豈當如此諸公更算其多者范景仁當仁宗不豫未有繼嗣天下寒心莫敢啓口之時獨能首建大議以安宗廟社稷章十九上除官不拜可謂以身徇國之臣其功不在文富之下今文富重賞景仁獨不霑及太皇太后亦應知其功大願諸公進呈秉國文字時詳為敷奏乞優與推恩前日簾前宣諭上封事異等者宜略加旌賞此乃聖朝美事光有看詳封事曆三卷官職姓名及所言事一一有之願諸公同於其間選擇才識出衆者具姓名敷奏量加褒

異以成聖志

密院咨目

光比日曳病入朝只爲欲與諸公商議數事於簾前敷奏終不能得聚廳今光飲食日減不能造朝未知幾時復得瞻望顏色須至具咨目如左呂大忠言夏虜乍恭乍驚由私市公行故也其延慶侵疆有害無用終當與之然今日未可與也俟大忠到官審察事勢先奏乞嚴禁私市不過年歲間彼必屈服遣人來祈請然後朝廷下詔曠然歸以侵疆赦其罪戾自今貢賜往來一切如故此策大善請明公更召見詢訪其詳然如光愚見若只如去夏約束則大是悠悠徒爲玩令一無所益須別

立法云應漢戶熟戶與西人私交易者正犯人處斬妻子送江淮編管粉壁曉示許人陳告即時支係省錢五十貫充賞本地分巡檢寨主監押並衝替仍令經略司本州常切覺察如此逐處行却一兩箇方能禁絕若西人往年與兵壓境以脅慶州劉忱時亦莫之聽但堅壁清野使自疲弊而去河東經略司總領二十餘州軍邊面千餘里地接二虜帥府之重孰過於此而以吉甫處之果能稱職否且如昨者北虜侵火山地不與於初累石時更令撤去彼若放箭我射何傷仍明據道理緊行文牒痛加詰責云當奏朝廷問諸北朝今朝廷亦不共理會示之以弱但恐春暖虜狃於得志以爲南朝易

與大興徒衆廣有占割朝廷亦坐視無如之何土地者
國之本若虜惟意所欲無問多少要取便取成何國家
此由邊帥不能防微杜漸故也渠自乞揚州諸公何不
早許之別擇老成重厚有膽略者以代之子厚方欲措
置熙河爲經久之計而元帥乃一方頭目其人豈高材
英器憂國忘家者邪願早易之勿致敗事御史所言保
甲罷按閱甚當宜從之彼得三時務農豈顧此微茫賞
物而省國用不少但與逐旋置庫量留些小金帛遇冬
教時委令佐選絕藝者賞以銀牒子銀盃綵段如何又
班行雖云猥賤亦是國家命官豈可如泥土與人其出
等事藝及正長教人及分數欲更不與班行正長所以
鞭保丁只

爲未及分數
干賞故也

前日見駕部來白沙苑地狹不能容京西
所送騾馬且彼無牡馬徒多養騾馬何爲但使之積死
可惜耳欲令京西未發者皆烙退印還民已發者令沙
苑估價出賣如何若可取望早指揮然監收亦不可不
一面早差官相度興復漢唐都長安故養馬多在汧隴
三輔之間國家都大梁故監牧在鄆鄭相衛許洛之間
各取便於出入故也今宜且復近處一二監各有舊基
故也子厚嘗言軍賞誤何時當與裁減改正邊人立小
功者宜勿賞此宋璟所以安開元也封事大約已編止
有兩複吏去其籤子厚欲有去取旣難得會議彼亦無
大利害但請子厚欲去者去之餘令進入貴早結絕

與三省密院論西事簡

不和西戎中國終不得高枕光所上芻蕘果有可采否
縱未欲遽以侵地歸之且下一詔數其不賀正旦生辰
及登寶位臣禮不備諭以天子新即位務崇寬大曠然
赦之自今貢奉賜予宜皆復舊規但不責其必來獻地
分畫疆界而已令保安牒與如此則彼此相彌縫且有
名又不失大體不乘此際為之萬一彼微為邊患或更
出不遜語愈難處置願諸公算其多者

申宣撫權住製造乾糧飯狀

熙寧三年十一月十日

准都轉運司牒宣撫使衙劄子節文製造乾糧州軍將床一斗變造乾糧五斤仍量支與柴錢州軍近四州軍并近裏永興軍河中府同耀乾州鳳翔府等州軍變造施餅飯當司已兩次牒逐州軍疾早變造施行去訖今又准前項宣撫使衙劄子已牒逐州將床一斗變造乾糧五斤仍量支與柴錢如闕床即疾速計置收糶變造乾糧所是柴錢斟量支給施行去訖牒請照會施行者

右具如前勘會先准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今後起發

義勇赴汭邊戰守並令自齎備一月口食與折將來本

戶稅物若不能自備只乞於起發州軍預請一月口食

齎往者亦聽又勘會永興軍近准都轉運使司牒准宣

撫使衙劄子近准朝旨義勇上番令附帶乾糧一秤至

屯戍州軍須合預行變造乾糧准備支遣附帶前去右

劄送陝西轉運司檢會近降義勇分番條貫指揮汭邊

四路十四州軍并近裏永興河中同耀乾鳳翔六州府

速行勘會義勇所居縣分近便省倉斛斗內有床粟或白米便約義勇合附帶乾糧秤數中停變造床餅皺飯如見在床數不多即一色變造皺飯仍趁此時月造下兩番令附帶數目免致非時蒸燉易為損惡仍每乾糧一秤破係官布造袋子封印如法收將來義勇上番日依數附帶者光竊詳義勇戍守之時每人逐日給米二升半其一月口食七斗五升若更加乾糧一秤并器械衣裝盤纏等物竊慮一人之力難以勝任兼今來變造乾糧雜飯須至差配百姓當此饑饉民間不易之際雖云量支柴薪亦不能全無搔擾況即今諸縣官倉床米至少昨准朝旨散支第四等第五等闕食人戶各二石

尚未有備若更造乾糧皺飯即將來二三月間正當闕食之際更將何物可以救濟必見大段失所竊見慶曆年中議欲出兵討伐元昊亦曾令陝西諸州製造乾糧皺飯萬數不少後來既不出兵其乾糧皺飯所在堆積經年朽腐不可復食盡為棄物今官中錢穀比於慶曆年尤更難得若復造此物徒使公私勞費卒無所用誠為可惜又國家備邊若止於戍守則沿邊自有倉廩無用乾糧皺飯今來承准指揮製造上件乾糧皺飯仍令十日一申倉卒取辦竊慮百姓猜疑以為國家又欲出兵必致遠近驚憂無由解諭至時不為便穩光已指揮本路前項五州軍且未令造乾糧皺飯更聽候宣撫衙

傳家集卷之三
指揮去訖謹具狀申宣撫使衙伏望裁酌早賜指揮

申堂狀嘉祐八年四月十九日上

右光今月十五日曾具劄子奏聞以羣臣受大行皇帝遺留物過多乞許令進金銀錢帛以助山陵之費至今未聞降出蓋主上謙讓未欲開允伏望叅政侍郎集賢相公昭文相公表率百僚首先進獻以濟今日用度之急抑向去僥倖之源天下生民不勝幸甚謹具狀申聞伏候台旨

大辟貸配法草元豐八年十月二十日授刑部

應開封府諸路州軍奏到大辟罪人稱是刑名疑慮及情理可憫者仰大理寺依法定斷并坐疑慮可憫條送刑部看詳如刑名實有疑慮情理實有可憫因依申奏取旨若看詳得別無疑慮及可憫者即具鈔奏下本處依法施行不得一概將舊例貸配破却律勅正條仍委門下中書尚書省點檢如有不當及用例破條奏乞取勘施行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三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四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論一

功名論

嘉祐二年作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為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草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卿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絕由是觀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

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能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知與不知同用而不能知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

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公歸以告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祿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為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為名是以孔孟以為不義而不留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也樂毅為燕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代將田單詐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廉頗為趙將拒秦久而不戰趙王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

趙括而虜之阬其卒四十萬項羽用范增謀彊霸諸侯圍漢王滎陽幾拔矣聞漢之反閒而疑之范增怒而去項羽卒為漢禽夫駕車者既服騏驥矣又以駑馬參之欲其並驅而前不可得也藝田者既樹嘉穀矣又以稂莠雜之欲其並生而茂不可得也為國者既置賢才矣又以小人閒之欲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使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王霸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

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污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修乎道之人污邪之賊也今使污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

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哉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夫天下之姦邪為怨敵矣非喜與之為怨也不與之為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為怨更進迭毀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之如是則忠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為也知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恐政治愈亂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難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佯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用同也明主為之不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之專信之舉社稷百姓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奪也

雖有至貴不敢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憂怨賊之口不懼猜嫌之迹人主端拱無為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名若日月者多矣固不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道卑者昔齊桓公得管仲三薰而三浴之解其縲紲置以為相鮑叔桓公之傳也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率五鄉而聽其政令况其餘四境之內上下之人其孰敢不戰戰栗栗從桓公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為五霸首也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得之

使典護諸將絳灌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爲護軍中尉盡監護諸將諸將乃不敢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伍之中以爲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是以五年之中滅項羽定天下創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友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說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起於敗亡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爲敵國苻永固得王景略於處士以爲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永固輒殺之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是以能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跋奄有中原幾平海內此

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嚮使四君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醢於齊庭陳平窮於戶牖韓信餓於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略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曄曄功烈施於後世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旣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曰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劑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

傳家集卷六十四
五
之功主君之力也由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機權論慶曆五年作

世之命機權也妄故作機權論以辯之機者弩之所以發矢者也機正於此而的中於彼差之至微失之甚遠故聖人之用機也似之易曰機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又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然則機者事之未著萌芽端兆之時聖人眇然見之能去禍而取福迎吉而禦凶所以為神也聖人之所慎無過機者故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也權者銓也所以平輕重者也聖人之用權也必將校輕重商緩急彼重而此輕則捨此

而取彼彼緩而此急則去彼而就此取捨去就之間不離於道乃所謂權也然則機者仁之端也權者義之平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乃欲棄仁義而行機權不亦反哉夫不知機權則無以為聖人聖人未嘗斯須不用者機權而已矣聖人精心審謹而後行之故百姓萬物皆賴焉小人不知機權之道而誣竊其名妄行悖理所以福祿不久而禍亂及之也請問聖人機權之道曰昔紂為玉杯象箸而箕子佯狂衛靈公仰視蜚鴻而孔子行是皆知機者也夫杯箸小器飾以珠玉未為太過而箕子知其必亡國者為其奢淫泰侈之漸由此始也仰視蜚鴻失理之細者而孔子去之者知其不能用聖人而有

厭怠之心不去則大禍將至也如此聖人之知機豈不偉哉伊尹放太甲微子去商歸周周公誅管蔡是皆知權者也夫數君子豈不知放君畔宗戮親之為不善哉誠以放君之責輕而淪喪大業之禍重畔宗之譏薄而保存宗祀之孝深戮親之嫌小而傾覆周室之害大故去彼而取此也夫太甲之初欲敗度縱敗禮苟非苦其身體勞其思慮則不能變惡遷善克終允德成湯之業將墜於地伊尹躬受湯命阿衡王家故不得不放諸桐宮也受為不道自絕於天微子不去與之偕亡則祖禰不祀宗族無主故不得不抱祭器而歸周也管蔡奉廢姓伐宗國違天命逆人心傾危聖輔斷喪周室成王幼

弱周公攝政故不得不奮干戈揚斧鉞以治之蓋周公非自愛而愛周室故也嚮若太甲尚可諫而改則伊尹必不放君商受苟可輔而存則微子必不畔宗管蔡猶可教而治則周公必不戮親夫豈不思誠不得已也是以太甲曰惟嗣王不惠於阿衡伊尹作書曰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是猶以辱先為戒未欲正言覆亡之禍委蛇其辭以感切之也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無越厥命以自覆是正言禍敗以聳動之也王未克變伊尹乃以王生而榮逸不知勞辱狎近小人積習至此非其性惡故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營於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言積習寢久將成其性及今猶可沮誄

而改此乃伊尹盡心盡力於成湯太甲之至也微子之誥曰商其弗或亂正四方言受不可復正決必亡國已所以當出奔存湯後也父師若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言商旣亡宗族俱滅無所寄託也又曰王子弗出我乃顛隳言不可不行也此微子廣咨權謀輕重之審諦也大誥曰肆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言今東征非爲已也豳風曰旣取我子無毀我室子以喻管蔡也室以喻周家也言管蔡輕而周家重也予羽譙譙予尾脩脩言勤瘁也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唯音曉曉言三監背誕王室阽危故我恐懼以憂之也此豈周公背公向私之志哉夫聖人之用權也如此故國家安而仁義立也後世之人昧錙銖之利以放逐其君懷芥蒂之嫌以屠滅其親而亦自比於伊周曰吾用機權不亦誣哉此乃亂臣賊子所以滋多也

朋黨論

嘉祐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作

黃介夫作壞唐論五篇以爲壞唐者非巢溫與閹豎乃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之弊也是誠得其本矣雖然介夫知其一未知其二彼盜賊之興由閹豎閹豎之橫由輔相則信然矣噫輔相樹立私黨更相排壓而不能正又誰咎哉夫朋黨之患不專在唐自古有之以堯之明共工驩兜相薦於朝舜臣堯旣流共工又放驩兜除其邪黨然後四門穆穆百工咸熙仲虺數夏之惡曰簡賢附

勢實繁有徒武王數商之惡曰朋家作仇脅權相滅是則治亂之世未嘗無朋黨堯舜聰明故能別白善惡而德業昌明桀紂昏亂故不能區處是非而邦家覆亡由是言之興亡不在朋黨而在昏明矣洪範皇極曰無偏無詖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是以舜誅禹父而禹爲舜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周公放蔡叔而封蔡仲公之至也夫宗閔德裕雖爲朋黨由文宗實使之文宗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殊不知羣臣爲朋黨誰之過也由是觀之壞唐者文宗之不明宗閔德裕不足專罪也

中和論

元豐七年十月三日作

君子從學貴於博求道貴於要道之要在治方寸之地而已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精之所以明其微也一之所以安其危也要在執中而已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君子之心於喜怒哀樂之未發未始不存乎中故謂之中庸庸常也以中爲常也及其既發必制之以中則無不中節中節則和矣是中和一物也養之爲中發之爲和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智者知此者也仁者守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政者正其不然者也刑者威其不從者也合而言之謂之道道者聖賢之所共由也豈惟人哉天地之所以生成萬物靡不由之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日月至焉者斯已賢矣以是觀之能久於中庸者蓋鮮矣孔子曰智者樂仁者壽蓋言知夫中和者無入而不自得能無樂乎守夫中和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能無壽乎

小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蓋言君子有中和之德則邦家安榮旣樂且壽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蓋言禮者中和之法仁者中和之行故得禮斯得仁矣孔子閒居曰無聲之樂志氣不違以至於氣志旣起樂記曰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以至於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蓋言樂以中和爲本以鐘鼓爲末也商頌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蓋言政以中和爲美也大雅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言刑以中和爲貴也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曰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

揚子曰紆朱懷金之樂也外顏氏子之樂也內蓋言聖賢內守中和雖幽隱貧賤不失其樂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中庸曰大德者必得其壽蓋言君子動以中和爲節至於飲食起居咸得其宜則陰陽不能病天地不能夭雖不導引服餌不失其壽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至焉氣次焉故孟子養德以氣言之蓋能謹守中和之志不以喜怒哀樂亂其氣則志平氣順德日新矣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及夫德之成也沛然不息確然不動挺然不屈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不有道義以充其內

能如此乎故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凡人爲不善能欺天下之人不能欺其心雖忍而行之於其心不能無帶芥焉然則浩然之氣不存矣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優游從容以養其氣雖不敢忽忘亦不正以爲事欲其速成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久而無怠然後自得之此其所以難言也揚子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君子存神於內應務於外雖往來萬變未嘗失其所守是以百骸治而德本植焉故曰神不外也志之所至氣必輔之君子乘之以爲善小人乘之以爲惡故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也君子守中和之心養中和之氣既得其樂又得其壽夫

復何求哉孔子曰狂者進取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如光之謂矣雖然此皆纂述聖賢之言非取諸曾臆也夫道猶的也射者莫不志於的其中否則未可知也必俟有道者乃能裁之

才德論

慶曆五年作

世之所謂賢者何哉非才與德之謂邪二者殊異不可不察所謂才者存諸天德者存諸人智愚勇怯才也愚不可強智怯不可強勇四者有常分而不可移故曰存諸天善惡逆順德也人苟棄惡而取善變逆而就順孰禦之哉故曰存諸人譬之於物金可以為鐘可以為鼎玉可以為珪可以為璧此存諸人者也玉不可以為鐘

鼎金不可以為珪璧此存諸天者也存諸天者聖人因而用之存諸人者聖人教而成之雖然自非上聖必有偏也厚於才者或薄於德豐於德者或殺於才鈞之不能兩全寧舍才而取德昔者鄴舒有三雋才恃之而不務德晉滅之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疆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智宗必滅宣子弗聽智氏果亡故曰寧舍才而取德抑又聞之為國家者進取莫若才守成莫若德進取不以才則無功守成不以德則不久陳平貪污之人也韓信無恥之

士也樊噲屠者而酈食其酒徒也天下之至賤無行者也然其才皆有過人者漢祖舉而用之故蹶秦仆項而卒兼天下也魏國置相而用田文吳起不悅與之論功田文曰我戰鬪治民皆不如子若主幼國危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乃謝曰屬之子矣此言田文無他技能唯忠厚可信也夫有德者必不反其君故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為社稷臣有才者不必忠信故以羈策御之而為德者役也然則德者掌也才者指也掌亡則指不可用矣是故民者田也國者苗也才耒耜也德膏澤也進取不以才猶無耒耜而耕也雖勤灌溉不能生矣守成不以德猶既種而無膏澤也苗槁無日矣故人主利其耒耜以墾治其民而封殖其國又引膏澤以溉之使其本根深固而枝葉茂故子孫謹守其畔穫而食之而已復何為哉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四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五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論二

知人論嘉祐二年作

考制度習威儀辨牢餼之等詳籩豆之數此宗人之職也察清濁別正邪協律呂之音肆綴兆之容此太師之職也練士卒簡器械戰必勝攻必取此將帥之職也明法令審獄訟禁彊禦誅姦回此士師之職也豐衣食衍貨財通有無紆滯積此司會之職也便舟輿利器械守法度禁淫巧此工師之職也考龜筮占禳祥相吉凶視休咎此太卜之職也謹蓋藏吝出納治文書精會計此

府史之職也若夫選賢而進之量能而任之成功者賞
敗官者誅此則人君之職也夫天下至廣也兆民至衆
也萬機至繁也而天子兼而有之必將以一人之耳目
智力爲之則所及者寡所廢者多矣是以明主擇輔佐
以論官師論官師以正羣吏正羣吏以和萬民則治約
而事無曠矣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
言君明則臣良矣良則事康也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
宅乃準茲惟后矣又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
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
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此爲人君急於知人緩於知事也魏文侯與田子方飲

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
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聳
於官也是以笑荀子曰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
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以使夫百吏官人爲也不
足以是傷遊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
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人主者
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四
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
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
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
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

人爲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統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自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恭已而已矣由是言之人君之事守莫大於知人也昔者舜導百川不如禹殖百穀不如稷布五教不如契聽五刑不如臯陶典百工不如垂典山澤不如益典禮不如伯夷典樂不如夔然而明此八者之本能知其人而任使之者舜也譬如車之有轂宮之

有棟人之有心此羣聖所以爲之役而歸之功也嗚呼帝王之事美矣大矣固不可得而言也齊桓公兄弟爭國暴於豺狼閨門不治甚於狗彘然獨能知管仲之賢舉國而委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是以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指麾左右而諸侯莫敢不從後世言桓公者徒知其賢而不復知其惡也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佗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齊文宣帝荒淫狂悖甚於桀紂然而知楊愔之賢悉以國事委之時人以爲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凡此皆淫昏暴亂之君也徒以能知賢人而用之大者以霸其次以安小者以存况乎

以聖君而用賢臣是猶王良之御六驥逢蒙之關繁弱孟賁之揮干將何適而不達何射而不中何擊而不斷哉或曰人主之職在知人則既知之矣抑以堯之聖而失之四凶孔子之聖而失之宰我子羽夫人豈易知也哉曰是則然矣夫射者必志於的弓矢既調專精審固而發之雖或不中亦鮮矣與夫冥冥而射者不猶愈乎昔臯陶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肅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李克已矣

三勤論

揚子曰民有三勤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愚謂勤民者一未嘗有三也何則吏者民之司命吏良則民斯逸矣未有吏善而政惡者也亦未有政善而吏惡者也度吏之才而任之者君之政也形民之力而用之者吏之政也吏苟得人安有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者乎故為人君者謹於擇吏而已矣他奚足事哉

十哲論慶曆二年作

十哲於經無見而學者多稱之國家祀孔子十哲則祀於堂上其餘門人祀於東西廡下俎豆之數皆異焉愚竊爲過矣是十人者孔子雖以四科第之非謂門人之中唯十人爲賢也至於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豈謂唯此四人爲不肖邪以此觀之尊十哲非孔子意明矣必若以一善取之則門人之賢者非止十人也以盡善取之則德行之外未有無過者也孔子謂宰我曰朽木不可雕於予與何誅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謂冉有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謂子路曰由知德者鮮矣謂子夏曰商也不及然則豈爲盡善邪又十哲之外孔子之所稱譽多矣曾點與子路冉有俱侍坐各言其志而孔子獨曰吾與點也曾參以至孝顯孔子爲之語孝經又謂子賤君子哉若人然則十人之餘豈可盡誣邪且政事言語文學之高者不足以當德行之卑者是十人者其中固有差等矣豈可爲之一槩耶

四豪論慶曆二年作

戰國之時天下禮義消亡下陵上替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陪臣之間有能約身抑志尊賢養士不愛煩費以樹聲名者齊有孟嘗魏有信陵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雖不能以禮義佐其君以政教和其民合於至公槩於

大道然自奮於濁世天下談士異口同舌咸謂之賢銓於四人臧否優劣亦可聞歟論者曰凡人臣者上以事君中以利國下以養民釋此三者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聖王當世必爲誅首孟嘗君養士賴匿亡命廢公法樹私恩媮采名譽以竊國相之位迹其行事皆爲身耳非能爲國與民謀也至其晚節遂挾仇敵以覆宗國保薛中立自比諸侯臣而不臣孰甚於此春申君進書秦宮解楚國社稷之憂縱楚太子而自以身當不測之誅智勇忠信有足稱者至其柱石楚國權寵無貳割江東之封窮僭奢之樂十餘年間楚國益弱又納邪人之言造姦僞之謀亂其國嗣洿敗王家方諸田文罪又甚焉終

爲李園所襲身首屠裂則其智勇忠信果安在也平原君行事大倣孟嘗至於貪上黨之田致邯鄲之禍遂至國家大敗社稷幾亡於以知其智謀尤出數子之下也然趙奢戮平原君之客奢諭釋以公義而平原君薦奢於朝卒著功名且平原君臣人之節終始無虧此其賢於孟嘗春申遠矣信陵君以母弟之親卿相之尊抱關鼓刀之人親執馭而事之誑而不恥勞而不倦非有高世之材孰能如此且向使侯生朱亥皆實庸人公子雖事之如是不足稱也然公子所以降身誑志者審知二子之賢耳以區區之魏惴懼之衆當秦乘勝十倍之兵一戰却之邯鄲全六國安信陵君之功也秦乘公子之

去魏急攻大梁公子一悟毛薛之言翻然易慮歸救宗國復破秦軍閉諸函谷可謂能矣魏王信讒猜阻公子公子遂滅迹酣飲全身遠害以其壽終可謂智矣智能如此而又守之以仁行之以恭必若采善於亂世論賢於俠游則彼三人者蔑以加其上矣故校其臧否當以信陵為首平原次之孟嘗又次之春申為其下矣或曰無忌盜國兵符矯殺晉鄙以赴平原君之私交雖有功於魏非忠臣也何以賢於三子對曰趙魏唇齒之國以虎狼之秦攻危亡之趙趙亡則魏斃理勢然矣魏王不達事宜徒畏強秦之空言坐擁盛兵以觀成敗計之大失無過於此故無忌矯奪其軍以救趙非獨赴趙之難亦為魏謀也奚其不忠哉漢高祖過大梁輒祠信陵君為置守冢者彼三子則皆無旌異高祖英主也蓋有以知之矣

管仲論

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為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為小也愚以為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恥而不為孔子顧欲其為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為莫

傳家集卷之五
七
已若也朱紘而鏤篋反玷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揚
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
之矣

荀息論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
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
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
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
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
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
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
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
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廉頗論

慶曆五年作

世稱藺相如以區區之趙抗虎狼之秦秦雖彊暴不能
陵趙者相如之功也謂其賢於廉頗愚竊疑之何則秦
之所以不能陵趙者以其國治兵彊也固非口舌之間
所能抗也然則國何以治兵何以彊豈非廉頗在其位
邪趙得和氏璧秦王聞而欲之請易之以土田相如奉
璧銜命而往秦王欲彊取之相如抗節不撓視死如歸
卒欺秦王而歸璧於趙以是爲相如之功噫又何足稱

哉夫和氏之璧懷握之玩得之不足以爲重失之不足以爲輕而相如以死爭之以詐取之有如秦王赫然增怒肆其彊暴逞其毒螫菹醢相如移兵攻趙是爲趙王愛數寸之玉喪國士之賢貪無用之器貽宗廟之憂人臣愛君果如是哉澠水之會秦王請趙王鼓瑟而詔史書之相如進缶於秦王秦王不可則挺劍劫之必得當而後止是何異賈豎小人矜豪恃氣不能相下者惡足言功哉昔桀爲無道湯幽囚於夏臺戎狄侵豳太王避之於岐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就拘於羗里夫以幽拘之辱棄國而逃與一鼓瑟之間孰難哉然而三王忍恥行之卒蹶夏商撫綏四海相如儻能相趙王示微弱以

驕秦忍小恥以怒趙崇德修政以須秦之可亡從而仆之濟黔首於塗炭救赤子於虎狼其功烈豈不曄曄光遠哉而於罇俎之間壇坫之上爭言暴氣取當而止英偉之士不亦可羞哉趙王不能遠觀嘉其一命之不辱賞其要劫之小策一旦位諸功實之上廉頗日夜憤憤欲礪刃刺之而相如能不與之校此則賢矣然亦不可用一善掩大功世稱藺優於廉非通論也

賈生論慶曆三年作

世皆以賈生聰明辯博曉練治體若遭明主當治世誠得盡用其道三代可復帝皇可幾不幸黜於絳灌疎廢早終可爲痛惜愚以爲賈生學不純正雖有雋才任之

傳家集卷之三十五
為治必不效矣何以知之觀其書而知之賈生數上疏
陳得失云可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太息者六然所謂
痛哭者謂侯太彊也以為指大於股脛大於要久而不
制必為國害夫為天下者患政刑之不立不患諸侯之
太彊賈生言不見用然終文帝世諸侯帖服孝景初立
鼂錯不勝其憤而削之反者紛然響應起不踰時敗亡
不救惡能為漢之大害哉所謂流涕者匈奴不賓也匈
奴荒外之國與禽獸無殊天下治而不服不足損聖王
之德天下弊而得之不足為聖王之功而賈生孜孜愛
其叢爾之金絮忘其征討之大費忿其區區之禮節忽
其勤民之鉅害惡在其為知治體也夫治天下之具孰

先於禮義安天下之本孰先於嗣君禮義不張雖復四
夷賓服彊場不聳當如內憂何儲嗣失教雖復諸侯微
弱四方無虞其誰能守之然賈生以此二者列之於後
以為餘事舍國家之紀綱遺天下之大本顧切切然以
列國外夷為慮皆涕泣之可謂悖本末之統謬緩急之
序謂之知治體何哉又曰仁義者人主之芒刃也法制
者人主之斤斧也不能以道輔人主鎮撫諸侯綏之以
德齊之以禮而欲疎骨肉斷慈惠視仁義為虛器操刑
法為利柄翦周孔之夷塗樹申商之險術由此觀之所
學豈得為純正耶世人不察其所由之術苟見其材之
茂學之博其言曄曄可觀而不得施於世因從而歎之

傳家集卷之三十五
論二

不知夫駁濫刻深非吾黨也夫唯材高而道不正者君子惡之

龔君賓論

慶曆五年作

王莽慕龔君賓之名誅以尊爵厚祿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賓不勝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爲辨之者也可不大哀昔者紂爲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耳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狷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爲不殞其節而已況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絕飾詐僞而盜之又欲誣洿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甘言諛禮

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攘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鞞何以異於犬羊之鞞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方然然則將未免於諂豈曰能賢故君賓遭遇無道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已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邴吉論

邴吉爲丞相出逢羣盜格鬪死傷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爲詰禁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爲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

者豈拱手端署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
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
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
雖古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治極
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邴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
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
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踈乎且京邑之內盜賊
縱橫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
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
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歟昔士會為政晉國之盜逃奔
於秦子產為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

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
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
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閒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
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為邴吉自知居其位而無
益於世飾智譎問以揜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致知在格物論

元豐六年作

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
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迫之也桀紂亦
知禹湯之為聖也而所為與之反者不能勝其欲心故
也盜跖亦知顏閔之為賢也而所為與之反者不能勝
其利心故也不軌之民非不知穿窬探囊之可羞也而

冒行之驅於飢寒故也失節之臣亦非不知反君事讎之可愧也而忍處之逼於刑禍故也况於學者豈不知仁義之美廉恥之尚哉斗升之秩錙銖之利誘於前則趨之如流水豈能安展禽之黜樂顏子之貧乎動色之怒毫末之害迫於後則畏之如烈火豈能守伯夷之餓狗比干之死乎如此則何暇仁義之思廉恥之顧哉不惟不思與不顧也抑亦莫之知也譬如逐獸者不見泰山彈雀者不覺露之濡衣也所以然者物蔽之也故水誠清矣泥沙汨之則俛而不見其影燭誠明矣舉掌翳之則咫尺不辨人眉目况富貴之汨其智貧賤之翳其心哉惟好學君子為不然已之道誠善也是也雖茹之以藜藿如梁肉臨之以鼎鑊如茵席誠惡也非也雖位之以公相如塗泥賂之以萬金如糞壤如此則視天下之事善惡是非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如日之出無所不照如風之入無所不通洞然四達安有不知者哉所以然者物莫之蔽故也於是依仁以為宅遵義以為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脩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為而不治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矣鄭氏以格為來或者猶未盡古人之意乎

葬論

元豐七年作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齎送不

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著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畎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邪先

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旣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邪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

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貳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畀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五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六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議

不以卑臨尊議

慶曆五年作

大傳以為武王克商祀於牧室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夫父子之間譬猶天地之體殊君臣之位絕尊卑之分天性自然是以子雖為天子無害父之尊父雖為士子不敢先之人道之大倫古今之通義也武王纂紹前迹登隆基緒追尊先世告成王業蓋以推功歸美崇戴前人非謂身臨四海之尊不可以諸侯為祖父也竊謂記禮者深於聖人之旨失之何則太王王季

文王追褒既盛則太王之前公劉不啻之倫尚爲以卑
臨尊未得謂之順也然則追稱繼號終已無窮豈可行
哉謹按武成曰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
文王克成厥勳又周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大雅曰
維此王季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至言文王受命非一不
可悉著然則周之王迹肇於太王茂於王季成於文王
終於武王武王既有四海追思王迹之所由興積功開
業之艱難是故推三世而王之以明非已功藉祖宗之
餘烈也聖人之志昭晰若此而謂之不欲以卑臨尊其
爲失也大矣且夫以太王之仁愛勤勞王季之孝友光
明文王之布德行化討叛懷柔三分天下之諸侯而有
其二謙畏天命不輯大勳以授聖子武王因累世之基
用既王之周推已亡之商而取天位臨四海朝諸侯雖
以中庸之君處之猶不敢蓋其祖宗之勳謂天祿由已
而成徒以私意追王祖宗不使諸侯臨天子之尊而已
况於武王大聖豈得爾哉秦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
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夫武
王歸美前人之意如此追王之理豈不明與

祔廟議

嘉祐八年六月一日上

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之廟萬
世不毀其餘昭穆盡則毀示有終也自漢已來天子或
起於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次故或

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帝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帝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又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其神主蓋以太祖未正東嚮之位故止祀三昭三穆若太祖已正東嚮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爲七世矣唐高祖初立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神主於夾室高宗祔廟又遷宣皇神主於夾室皆祀六世此前世之成法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難可依據今若以太祖太宗爲一世則大行皇帝祔廟之日僖祖親盡當遷於西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太廟更不須添展一室

配天議

伏准中書劄子翰林學士王珪及知制誥錢公輔等奏季秋大饗明堂以仁宗皇帝配神作主事奉聖旨令臺諫及經筵臣寮與兩制禮院同共再詳定聞奏者朝廷以祖宗事重不敢自專博訪羣臣使各陳其意臣等愚懵不達古今但據所聞正禮以對至於取舍繫自聖明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已訓高宗曰祀無豐於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爲孝貴於得禮而已矣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

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先儒謂禘郊祖宗皆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帝章帝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

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尊其父以配天然後爲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案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爲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眞宗爲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眞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舍眞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絀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爲逆祀書於春秋况絀祖而進父乎必若此

行之不獨乖違典禮恐亦非仁宗之意也議者又欲以太祖及三宗迭配郊丘及明堂臣等亦以為不可何則國家受天永命傳祚萬世若繼體守文之君皆得配天則子孫將有無窮之數與祖宗無別也凡為國家者制禮立法必思萬世之規不可專徇目前而已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行之為便

宗室襲封議

時在學士院朝廷以為非是兩制議者各贖銅三十觔禮院各追一

官

臣等竊原聖人制禮之意必使嫡長世世承襲者所以重正統而絕爭端也古者諸侯生立世子死則襲爵故令文稱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

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准此皆為始薨之時應襲爵之人也其無後者則國除自唐末以來三公以下不復承襲國朝故事常封本宮最長者一人為國公陛下以為非古故於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降敕節文稱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令世世封公補環衛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屬盡故殺其恩禮又稱其非袒免親更不賜名授官太常禮院尋奏檢詳國朝近制諸王之後皆用本宮最長一人封公繼襲今來新制既言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即與自來事體不同本院參詳合依禮令傳嫡承襲閏十一月五日奉聖旨祖宗之

子并濮國公並令傳嫡襲封所有見今諸宮院已封公者令依舊將來即更不襲封臣等詳觀兩次詔旨丁寧皆欲以復古禮而垂正統也今據禮院所定諸王後合襲封人內除越王曾孫世程魯王孫宗肅韓王孫宗績吳王孫宗絳並依禮令當傳襲外其昭成太子陳王蔡王皆無後國當除宗保仲卬宗達以旁親繼襲乃是朝廷特恩爲之立後紹封其國於禮典亦無乖違所有秦王之後陳薦等欲立其庶曾孫克繼韓忠彥等欲立其庶長孫承亮楚王之後陳薦等欲立其庶曾孫世逸韓忠彥等欲立其庶長孫從式魏王之後衆禮官皆欲立其嫡孫同母弟宗惠臣等看詳三王見今自有正統而

承亮從式宗惠皆係旁支若此三人襲三王之封則子子孫孫常居環衛世襲爵祿與國無窮其正統子孫袒免以外更不賜名授官數世之後降在阜隸如此三人何幸而封正統何罪而絕不惟與禮令之意乖違亦非聖詔所謂爲宗傳嫡者也所以然者蓋緣禮令據初薨之時定爲嗣之人今日於數世之後議當爲後者事體有殊而專執令文所以參差不合而異論紛紜也臣等案忠彥等以爲令文之制與古稍異若無嫡孫而有嫡曾孫則舍曾孫而立嫡子母弟若無母弟又立庶子以此知亦許推及旁支常以親近者爲先也今令文稱無嫡孫同母弟則立庶孫以禮典與五服敕言之諸子之

子除嫡長外皆為庶孫既立庶孫則當於諸旁庶孫內
擇其長者一人立之蓋王視庶孫恩親等也庶孫比曾
孫行尊而屬近也臣等案令文皆約古禮為之安有與
古不同之理借使不同朝廷方憲章稽古亦當舍令而
從禮豈可棄禮而就令也况令文所謂子孫承嫡者傳
襲言嫡子嫡孫相繼不絕雖經百世皆應傳襲也若不
幸而絕則有立嫡子同母弟以下之事非謂有嫡曾孫
舍之不立而立嫡子之母弟也晉庾純云古者所以重
宗諸侯世爵士大夫世祿防其爭競故明其宗也吳商
云按禮貴嫡重正所以尊祖禰繼世之正統也夫受重
者不得以輕服服之是以孫及曾元其為後者皆服三

年受重故也王敞云君為祖三年既為君而有父祖之
喪者謂父祖並有廢疾不得受國而已受位於曾祖者
也范宣云嫡孫亡無後則次子之後乃得傳重以此觀
之明嫡統不絕則旁支無繼襲之道然則令文所謂子
孫承嫡者傳襲自嫡曾孫以下皆包之矣所以更言若
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者嫌人無嫡子即立嫡子之
母弟或嫡子有罪疾并其嫡孫廢之故也又言曾孫以
下準此者謂庶孫以上皆無即立嫡曾孫之母弟無母
弟即立庶弟之類是也若令文之意但以行尊屬近者
為嗣則無嫡子便應立嫡子母弟及庶子何為更立庶
孫也必若忠彥等所云則國家故事取本宮最長者一

人封公已是行尊屬近之人便當遵行何必更有改作也彼令文所指者傳襲之人五服敕所載者喪服之制事理各殊豈可引喪服之庶孫證傳襲之庶孫也且造令之時王公以下薨則傳襲故必有立曾元者今諸王之薨已歷數世乃更追議當為後之人則不應舍正統而更取旁支也今欲使合於古而適於今則莫若自國初以來於其人薨沒之時定當為嗣者以至於今日則於禮令不失而亦不離正統矣按秦王以雍熙元年薨於時嫡子德恭當立德恭以景德三年卒嫡長子承慶當立承慶以寶元二年卒無嫡子有庶子六人長曰克晤先卒無子次曰克繼當立楚王以其年薨嫡長子惟

敘當立惟敘以大中祥符五年卒嫡子從煦當立從煦以慶曆五年卒無嫡子有庶子世逸一人當立魏王以其年薨無嫡子有庶子三人長曰允升以其年卒嫡子宗禮當立宗禮以治平二年卒嫡長子仲翹先卒無子次母弟仲髦亦先卒次母弟仲蒼當立以此考之其當為後者豈不明白矣所有承選雖是德文之嫡子其父元非嫡長自不應承襲蓋因今來承亮以庶孫得承襲故使承選有辭先王制禮皆本諸天地酌之人情譬如四支百體不可移也移之則綱紀紛亂爭端並興於承選可以見其驗矣臣等謹依古禮及令文并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敕命閏十一月五日聖旨指揮檢詳屬籍重

傳家集卷之六
行定奪到秦王之後合以克繼襲封楚王之後合以世
逸襲封魏王之後合以仲蒼襲封其餘並如衆禮官議
所定

李僕射穆謚文恭議

僕射稟秀美之氣涵純壹之德剛柔得中華實兼茂越
自衡泌奮飛天朝回翔禁垣遂贊大政咨命不永奄忽
遷化自時迄今垂七十載令休暢決然未息紳弁之
士流爲美談謹按謚法忠信接禮曰文不懈於位曰恭
夫事親盡誠與人不欺行有標的言有規括忠信接禮
之謂矣光輔神宗又安四海邁其懿德倡率士民不懈
於位之謂矣請謚曰文恭

錢中令若水謚宣靖議

令公仁惠足以布政明智足以建功清修足以服人寬
裕足以容衆與物無競執議甚堅泊乎如淵撓不可濁
介乎如石重不可移信尚德之君子全節之正人矣而
又講學不倦好謀而成文以美身忠以贊國謹按謚法
善問周達曰宣和德考衆曰靖令公論議帝典發揮聖
政使祖宗之烈燭耀無窮是不亦宣乎關領樞機謀謨
帷幄六師輯睦夷夏乂安是不亦靖乎請謚曰宣靖

趙少傅稹謚僖質議

少傅體和居厚履恭涵壹言必有物動不進名矯迹衡
茅濯羽雲漢入贊樞極出殿藩維謹按謚法小心恭慎

曰僖言行相應曰質少傅內則造辟盡忠外則騰章建
畫親昵有問應以他言可不謂僖乎歷事三朝始終一
節不賁飾以譁衆不激訐以高人可不謂質乎請謚曰
僖質

馮太尉守信謚勤威議

昔者晉人不恭敢距大邦負固阻兵越趙不庭太宗征
之霆駭風趨狐狼之墟化為樂都混壹之勲太尉與焉
獫狁孔熾整居幽冀縱騎鳴弦至於澶淵真宗一麾電
卷雲披翦其首豪馬潰糜逃底寧之功太尉在焉天下
既平蜚游不驚符瑞充盈登休薦成和鸞四巡萬乘星
陳東暨云亭西涉河汾警彈之清太尉扈焉白馬之河

漏為潢波濟澤之阿閭殫可歌隕林仆竹薪石相屬淵
吐其陸莓莓衍沃隄防之勞太尉董焉謹按謚法能修
其官曰勤猛以彊果曰威迹其夙夜在公臨敵剛決榮
祿昭融令問始終攷於二法可謂協矣請謚曰勤威

辯

性辯治平三年作

孟子以為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為人
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大體
也夫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
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
之間則殊矣善至多而惡至少則為聖人惡至多而善

傳家集卷之六十一
至少則爲愚人善惡相半則爲中人聖人之惡不能勝其善愚人之善不能勝其惡不勝則從而亡矣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雖然不學則善日消而惡日滋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必曰聖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教矣譬之於田稻梁藜莠相與並生善治田者耘其藜莠而養其稻梁不善治田者反之善治性者長其善而去其惡不善治性者反之孟子以爲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知稻梁之生於田而不知藜莠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爲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正之則悖亂而不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愛羞愧之心亦生而有也是知藜莠之生於田而不知稻梁之亦生於田也故揚子以爲人之性善惡混混者善惡雜處於身中之謂也顧人擇而修之何如耳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斯理也豈不曉然明白哉如孟子之言所謂長善者也荀子之言所謂去惡者也揚子則兼之矣韓文公解揚子之言以爲始也混而今也善惡亦非知揚子者也

情辯

應幾有子生十年而喪之應幾悲哀甚旣而自諭曰是何益哉昔者吾嘗聞於有道者矣曰死而悲哀者情也

死生有時短長有命知其物理之常不足悲者道也故其始也悲不自制情勝道也及其久也悲日益衰而理可以奪道勝情也予常以爲知言光辯之曰是非有道者之言也夫情與道一體也何嘗相離哉始死而悲者道當然也久而寢衰者亦道當然也故始死而不悲是豺狼也悲而傷生是忘親也豺狼不可忘親亦不可是以聖人制服日遠日輕有時而除之若此者非他皆順人情而爲之也夫情者水也道者防也情者馬也道者御也水不防則汎溢蕩滴無所不敗也馬不御則騰突奔放無所不之也防之御之然後洋洋焉注夫海駸駸焉就夫道由是觀之情與道何嘗交勝哉

銘

鐵界方銘

景祐四年作

質重精剛端乎直方進退無私法度攸資燥溼不渝寒暑不殊立身踐道是則是倣

劍銘

并序

或曰古者君子居常佩劍以備不虞今也無之倉卒何恃焉應之曰君子恃道不恃劍道不在焉雖劍不去體不能救其死故苟得其道則劍存可也亡可也作劍銘云

昆吾之精太阿之靈深虞過防却除不祥倏忽縱橫萬夫莫當用得其道利器可保道之不明器無足憑怙力

棄常匹夫以亡敗德阻兵國家以傾逆不敵順暴不犯
仁上以守國下以全身長鈇蕭蕭七星照腰不離於道
神鋒可銷

槃水銘 嘉祐七年作

槃水之盈止之則平平而後清清而後明勿使小歆小
歆必傾傾不可收用毀其成嗚呼奉之可不兢兢

四言銘 熙寧三年作

聰明壯勇之謂才忠信孝友之謂行正直中和之謂德
深遠高大之謂道

箴

勇箴 景祐四年作

何爲而正致誠則正何爲而勇蹈正則勇孟賁之材心
動則回臨義不疑嗚呼勇哉

逸箴

百仞之木生本秋毫德隳於惰名立於勞宴安之娛窮
乎一晝德著名成億年不朽可貪非道可愛非時沒世
無稱君子恥之昔在周公作爲無逸大聖猶然况非其
匹

友箴

余何遊乎余將遊聖之門仁之里非聖不師非仁不友
可乎未可不若遊衆人之場聞善而遷觀過而改

頌

顏樂亭頌

并序周翰孔子四十七世孫名宗翰邦直李清臣子瞻蘇軾也

孔子舊宅東北可百步有井魯人以為昔顏氏之居也周翰思其人買其地構亭其上命曰顏樂邦直為之銘其言顏子之志盡矣無以加矣子瞻論韓子以在隱約而平寬為哲人之細事以為君子之於人必於其小焉觀之光謂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與于襄陽書謂先達後進之士互為前後以相推援如市賈然以求朝夕芻米僕賃之資又好悅人以銘誌而受其金觀其文知其志其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如此彼又烏知顏子之所為哉夫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士貧賤然後見其志此固哲人之所難故孔子稱之而韓子以為細事

韓子能之乎光實何人敢評先賢之得失聊因子瞻之言申而盡之頌曰

貧而無怨難顏子在陋巷飲一瓢食一簞能固其守不戚而安此德之所以完

贊

河間獻王贊

慶曆五年作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棄置不省重以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禮樂者謂之狂惑迷仁義者謂之妖妄必難滅先聖之道響絕迹盡然後慊其志雖有好古君子心誦腹藏壁高巖鏹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漢初挾書之律尚存久雖

除之亦未尊錄謂之餘事而已則我先王之道燄燄其
不熄者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為帝子幼為人君是時列
國諸侯苟不以宮室相高狗馬相尚則哀姦聚猾僭逆
妄圖唯獻王厲節治身愛古博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
為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
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
為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噫微獻王則六藝其遂曠
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且夫觀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
心王侯貴人不好奢靡而喜書者固鮮矣不喜浮辯之
書而樂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
無一二焉武帝雖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
廢其質是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德業後之景帝之子十
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屬重器用
其德施其志必無神仙祠祀之煩宮室觀遊之費窮兵
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
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嗟乎天實不欲
禮樂復興邪抑四海自不幸而已矣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六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七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評

子噲

堯舜之聖非以其能輕天下也迺以其能重天下也夫
唯重天下故必得聖人然後授之禹之傳於子非私之
也苟天下無聖人以授之則非子莫之傳矣夫父之傳
子非至禹而後有之也蓋自生民以來有國家者無不
然矣燕噲徒知慕堯舜之名不知察堯舜之實誅於姦
言以陷於死亡爲天下笑豈不悲哉孟子曰以天下與
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豈非以燕噲而知之邪

應侯罷武安君兵慶曆五年作

甚矣邪臣之害國也以得為喪以成為敗保身固寵不顧國謀損公而益私仆人而立已國家喪敗不與其憂世之患此亦已久矣

甘羅慶曆五年作

甘羅以稚子名顯於世非有他竒略正以勢力恐張唐耳雖云慧敏然君子治世無所取焉

范睢慶曆五年作

穰侯相秦秦益彊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睢非能為秦忠謀亦非有患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况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睢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

秦阮趙軍慶曆五年作

夫兵之設非以害人所以養人也殘暴如此其誰與之秦七世役諸侯卒兼天下然其失策之大者有三焉欺楚懷王而虜之不信莫大焉阮趙降卒四十萬不仁莫大焉欺與國誅已降使諸侯疑而百姓怨不智莫大焉秦所以失天下之故多矣在此三者於不信之不信不仁之不仁不智之不智是以始皇墳草未生而四海橫潰宗廟為墟究其禍本兆於此矣

項羽誅韓生

慶曆五年作

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棄關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孝惠昭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殺其君不義之名明於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逐其君以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不服踈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襲湯不能以一日守也况三秦之險哉

貫高

慶曆五年作

高祖以驕失臣貫高以恨亡君君臣之際不亦兩傷耶

高不能輔君以義不忍小恥輕慮淺謀以陷弑君之惡卒亡其國禍自高始雖殺身破家以明張敖而令趙國社稷蕪沒宗廟邱墟所存者小所亡者大所得者少所失者多槩以大義亦烏足言哉

漢高祖斬丁公

慶曆五年作

漢高祖可謂能遠謀矣臣無二心古之命也縱君之敵以樹私恩姦莫大焉姦而為惠勿報可也若將報之其望必大為臣不忠而享大報雖無背施何以使人天下既定姦不干正盡節者賞貳心者誅君無失刑臣無二心然後人無覬覦上下安矣宜乎子孫相承廟祀四百蓋亦謀之遠矣周書曰遠乃猷此之謂矣

烹酈生

班固稱蒯通一說而喪三雋為其亡田橫殺酈生驕韓信也以愚觀之漢王既遣酈生下齊而不止韓信之進兵是則漢王殺之非蒯通殺之也惜夫一失其信羣臣孰敢為之使諸侯孰敢為之與雖得齊而有之所亡豈不多哉

戾太子敗

慶曆五年作

鈞弋夫人之子十四月而生孝武以為神靈命其門曰堯母當是時太子猶在東宮則孝武屬意固已異矣是以姦臣逆窺上意以傾覆冢嗣卒成巫蠱之禍天下咸被其殃然則人君用意小違大義禍亂及此可不慎哉

立鈞弋子為太子

慶曆五年作

孝武以孝昭之生神異於人而復有早成之資違長幼之次而立之鑒於諸呂先誅其母以絕禍源其於重天下謀子孫深遠矣然而舉襁褓之子置之萬民之上非有孝昭之明霍光之忠鮮不危哉

誅趙廣漢

慶曆五年作

廣漢之為京兆漢興以來無能及者周禮議賢議能然則雖有罪固當宥之况廣漢之罪不及死邪斯足以為孝宣魏相之累矣

張湯有後

慶曆五年作

或稱張湯矯偽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

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曰不然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又稱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樂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鷹雖剛復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卿族遂亡然則鷹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鷹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為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為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瞽鯀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實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永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賈捐之

慶曆五年作

君子以正消邪捐之以邪攻邪宜乎其不濟矣

京房對漢元帝

慶曆五年作

甚矣闇君之不可與言也天實剝喪漢室而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於此乎哀哉京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能諭何哉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噫後之人可不以孝元為監乎

高順

慶曆五年作

或問陳登高順皆有過人之才俱事呂布而登輸心魏

祖親爲反間順盡力於布與之偕死意者順賢登歟應之曰不然古者列國並立同事王室故先王制禮諸侯有王大夫有君君臣始終有死無貳漢氏平壹海內萬國一君天下之君唯帝室耳順於呂布雖備將佐無委質之分布者反覆亂人非能輔佐漢室而又彊暴無謀敗亡有證登知幾輕舉以存易亡徐豫克清百姓蘇息順託身失所迷遠不復以陷大戮易稱比之匪人豈謂順邪其才雖美未能及登自茲觀之優劣見焉

魏孝武帝初立

慶曆五年作

甚矣高歡之無道也其視君不如奕棋廢而置之在造次爾立君大事不詳如此取悔宜哉

魏孝武帝西遷

慶曆五年作

周書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元氏失政久矣而孝武欲興之脫於高歡得宇文黑獺其所以異者無幾耳嗚呼爲人君者必制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不然怠惰荒淫使禍流子孫旣亂且危然後慎之其可乎

張巡

嘉祐元年作

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趨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

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况其曖曖者邪

馮道爲四代相

慶曆五年作

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老以沒齒何哉夫爲國家者明禮義獎忠良褒義烈誅姦回以厲羣臣羣臣猶愛死而忘其君况相印將節以寵叛臣其不能永享天命宜矣然而庸愚之人往往猶稱其智蓋五代披攘人主歲易羣臣失節比踵於朝因而譽之欲以自釋余恐後世以道所爲爲合於理君臣之道將大壞矣臣而不臣雖云其智安所用哉

原

原命

嘉祐元年作

子罕言命子貢稱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則天道精微非聖人莫能知今學者未能通人理之萬一而遽從事於天是猶未嘗操舟而欲涉海不陷溺者其幾矣昔睦孟知有王者興於微賤而不知孝宣乃欲求公孫氏禮以天下翼奉

知漢有中衰阬會之象而不知王莽乃云洪水爲災西
門君惠知劉秀當爲天子而不知光武乃謀立國師劉
秀秀亦更名以應之劉靈助知三月當入定州四月爾
朱氏滅而不知滅爾朱者爲齊神武入定州者乃其首
也此五子者其於術可謂精矣皆無益於事而身爲戮
沒又況下此者哉夫天道窅冥恍惚若有若亡雖有端
兆示人而不可盡知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是以聖人之教治人而不治天知人而不知天春秋記
異而不書唯恐民冒沒猖狂以趨於亂也

說

說立

予少之時聞立之名而不獲見獨觀雄之自序稱立盛
矣及班固爲雄傳則曰劉歆嘗觀立謂雄曰空自苦今
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立何吾恐後人用覆
醬甌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
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
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立之善如雄所云也余亦
私怪雄不贊易而別爲立易之道其於天人之蘊備矣
而雄豈有以加之迺更爲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
亦不謂雄宜爲立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爲立
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
必踐於坱埤適滄海者必泐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立

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始得觀之初則溟滓漫漶略不可入迺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闕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揚子雲真大儒者邪孔子既没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况其餘乎觀立之書明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蔑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立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立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季而立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

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立必釋然而笑以爲得已之心矣乃知立者以贊易也非別爲書以與易角逐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立異雄不遵易而自爲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立爲曰夫畋者所以爲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異書者所以爲道也易網也立弋也何害不既設網而使弋者爲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膠矣且揚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立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立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立之於易亦然大厦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爲固也大道將晦一書

辨之不若衆書辨之之爲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立者所以爲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爲立解者誠已善矣然子雲爲文旣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立又其難知者也故今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子雲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老終且學焉

述

述國語慶曆五年作

先儒多怪左邱明旣傳春秋又作國語爲之說者多矣皆未甚通也先君以爲邱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分之取其菁英者爲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橐因爲時人所傳命曰國語非邱明之本志也故其辭

語繁重序事過詳不若春秋傳之簡直精明渾厚適峻也又多駁雜不粹之文誠由列國之史學有厚薄才有淺深不能醇一故也不然邱明作此複重之書何爲耶然所載皆國家大節興亡之本柳宗元邪佞之人智識淺短豈足以窺望古君子藩籬而妄著一書以非之竊懼後之學者惑於宗元之言而簡棄此書故述其益以張之

四言銘系述元豐二年作

迂叟爲四言銘見者忽之曰老生常談耳故有系述孔子稱才難夫才者所受於天非人所能強也故推十合一曰士千人曰俊萬人曰傑出於其類拔於其萃此

傳家集卷六十七
其所以難也聞言易悟曰聰睹事易辨曰明敢為不懼
曰勇強力不屈曰健有是四者才則美矣然未足恃也
自古恃才而不懃德行以殺身喪家亡國者踵相及也
彼皆天之所與非己之所為又奚足以驕人哉君子則
不然有其才必思美其行以成之盡心於人曰忠不欺
於己曰信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夫孝友百行之先
而後於忠信何也苟孝友而不忠信則非孝友矣能是
四者行則美矣未及於德也正直為正正曲為直適宜
為中交泰為和正直非中和不行中和非正直不立若
寒暑之相濟陰陽之相成也夫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
瞻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均是德也執其近小而遺其
遠大守其卑淺而忘其高深是猶不免為小人焉故君
子好學不厭自強不息推之使遠廓之使大聳之使高
研之使深發於心形於身裕於家施於國格於上下被
於四表雖堯舜周孔莫不本於是矣嗚呼舍是而云道
者皆不足學也

贈

書心經後贈紹鑒

元豐五年作

余嘗聞學佛者言佛書入中國經律論三藏合五千四
十八卷般若經獨居六百卷學者撮其要為心經一卷
為之注者鄭預最簡而明余讀鄭注乃知佛書之要盡
於空一字而已或問揚子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

何如揚子曰作此者其有懼乎此經云照見五蘊皆空
度一切苦厄似與揚子同指然則釋老之道皆宜爲憂
患之用乎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常排之余觀其與孟尚
書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乃知文公
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
耳不然何以知不爲事物侵亂爲學佛者所先邪今之
學佛者自言得佛心作佛事然皆不免侵亂於事物則
其人果何如哉西京僧官凡六員曰錄曰首座曰副首
座左右街各一有缺則選僧之有行業者補之又缺則
以次上遷逮左錄而止崇德僧紹鑒旣爲左首座矣會
足有微疾乃嘆曰吾棄家爲僧固求自安逸今已病而

猶自勤於僧職豈吾本心哉即投牒自請解去時左錄
新物故其徒皆止之以爲宜待次補鑒不聽旣解去明
日右錄亦物故補其處者乃位於鑒下之人也其徒皆
爲之恨鑒處之恬然噫鑒儻不知事物之空能如是乎
鄭經刻石於天寶末今頗剝缺余賢鑒能不以所重易
所輕且欲勸之俾全其所得乃命吏好寫一通以贈之

論

諭若訥

熙寧五年作

熙寧六年冬光在洛陽有衢州僧若訥袖書來見曰仁
宗皇帝時得召對成化殿命講所學經且作頌三篇上
甚喜後數日中使賜若訥紫衣若訥辭曰臣所爲不遠

千里求見明主者欲獻其所學庶幾廣之於天下今陛下乃賜臣紫衣非臣志也臣不敢奉詔使者三返終辭不受上乃飛白安淨二字以賜若訥若訥然後舉首加額受而藏之若訥野僧也生江湖間一旦萬乘之主召入禁中而訪所學授以二字蓋師號之類也天下僧受師號者何可勝紀有能親屈帝筆如若訥之光榮者乎若訥是以不敢忘先帝不貲之恩思有以報之向聚吾師所述之經五千餘卷合爲一藏名曰報恩經藏徧請朝廷輔佐之臣撰文書石琢而立之今又將刻所賜二字於石以傳於後子爲我序其事而記之光謝之曰光儒者素不習釋氏書將何以發明上人之學與受賜之

由且文辭鄙陋何敢輒寓名諸公之末自陷不知量之罪乎若訥固請不已曰若訥去冬已嘗犯寒至洛值子西適秦不克見而返今茲復來非有他求欲得記文而已若訥豈不知朝廷貴人及四方能文者甚衆欲爲斯記者亦不鮮若訥皆不願得而唯子之求何子拒我之深乎光甚愧其言因諭之曰上人之志於光勤且厚如此光敢無辭以爲復抑仁宗皇帝旣嘉上人不受命服賜以二字豈師號之謂邪蓋以褒勸上人之德也上人亦嘗深思其指乎夫安淨德之美者也旣曰安矣則於物宜無求旣曰淨矣則物不得而間之是故安如磐石雖加減萬鈞不爲之低昂淨如清水有一毫入之則累

矣上人既能知先帝之大恩當謹守聖言而力行之以無負先帝之所期乃所以報也經藏奚為哉况光之文又足求邪

訓

訓儉示康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如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克腹亦不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與不遜也寧固

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殺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甕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殺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治居

第於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
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
已寬矣參政魯公為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
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奈何飲於酒
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殺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
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何陽掌書記
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
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
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
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

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
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
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
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
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
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喪
身敗家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
正考父饘鬻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
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鏤簋朱
紘山窠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鮪
知其及禍及成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

傳家集卷六十一
三
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
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
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
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
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七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